

聖教雜誌叢刊

方德望神父小傳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 60

聖教雜誌叢刊

方德望神父小傳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o 6

1000 3 1935

緒言

方公德望，當明末清初傳教於山西、陝西、甘肅三省，稱陝甘宗徒，生前死後，多行奇蹟，教內教外，咸蒙厥惠，有方爺之稱，而教外人竟爲之立廟焉。一千九百年，卽前清光緒廿四年，耶穌會總長委任江蘇會士羅公以禮 *R. P. Gabriel Rossi* 爲方德望司鐸列品案之副請願人。羅公於一千九百零三年，親赴陝南查勘，彙集證據，備案呈請列品。羅公著有意文方德望神父傳，及一千九百十九年，卽民國八年，宗座巡閱使光主教，親謁方司鐸墓，以表景慕之忱；深望列品案早日成立，故提議刊行方神父法文小傳，以廣流傳。前年上海震旦大學艾公葆德 *Leop. Gain* 爰取羅公所著之方公意文傳節譯法文行世，以副光主教之厚望；未幾，北京林主教，函囑譯以華文，以餉信友；此方公德望小傳

方德望神父小傳… 緒言

之所由作也。

貳

方德望神父小傳目錄

緒言

壹

奉命赴京助理欽天監

二十二

家庭及求學時代

一

回歸陝省教化復行

二十三

進會肄業求往東方傳教

二

罪犯領洗

二十五

渡洋東來

五

內訌騷擾

二十六

山西傳教

七

遭逢逆境

三十

升任陝西會長 教化廣行

十一

才德並著

三十三

秦嶺虎患 洋縣開教

十三

病危善終

三十九

城固縣開教

十五

殯葬

四十二

救免蝗患

十七

列品備案

四十四

甘肅開教

十九

附錄

羣僧辨道

二十

奇蹟數則

四十六

渭水與黃河兩岸之開教

二十一

方德望神父小傳… 目錄

叁

方德望司鐸小傳

家庭及求學時代

方公玉青，字德望，(P. Etienne Fèvre) 法國人。生於亞味農 (Avignon) 附近

母利哀而村，時在一五九八年。(月日未詳，自其所取聖名觀之，當在聖斯德望瞻

禮前後)。父母家道寒苦，而信德堅固，事主熱心。公幼時，品行端方，不類

凡童。年十歲時，即看破塵世，決志修道。爰商諸其母，其母欣然贊許，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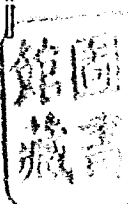
苦無力以成其美志。於是德望一面懇切祈禱，依恃聖母；一面商諸本

堂司鐸。一日，忽詣雙親前，謂之曰：「天主召我登司鐸品，而吾儕無法

以成其事，敢求送我於新開之耶穌會公學門首，我將服役校中，請求

長上，於衣食外，許我得同他生肄業。」父母如其言，送於耶穌會學堂，

時在一六一二年。院長見其誠樸端雅，志堅言切，錄之以供灑掃教室，



暇則從校生一同上課。公乃專志力學，以備他日得升鐸品。惟日間灑掃事忙，無暇畢其功課；於是焚膏錐股，夜以繼之；孜孜兀兀，數年如一日，刻苦自勵，未嘗有倦容云。蓋其晉升鐸品之熱願，傳教救靈之神火，有以振其精神，而忘其劬勞也。公旣勤讀守規，學業大進，校中師長，咸器重之。爲人又溫良恭順，謙讓端方，以校傭而廁於貴介子弟間，能不亢不卑，不失白處之道。公學中有聖母會，進會者，概皆聖母忠僕，而爲校中優秀份子；公於末年，竟被選爲聖母會領袖；於此可見公之德，與其同學之愛之敬之也。冉冉光陰，去如流梭，公就學校中，蓋倏忽已六易寒暑，而畢其業矣。噫，昔日一校傭也，今則居然爲亞味農公學之畢業生；有志者事竟成，可爲後生鑑矣。

進會肄業求往東方傳教

公之堅忍淬勵以求學者，欲升鐸品也；然天主聖意，更欲選爲東方宗徒，爰啟牖其進耶蘇會，而爲將來宗徒事業之預備。公時年二十，旣畢業於公學，卽求進耶蘇會初學院。省會長素聞公之德，欣然納之。二年初學期滿，隨發修士三願；卽遣往本會公學，教授文學，凡坐其春風者，莫不德學兼進，爲校中翹楚；公居講席凡三年。後乃攻哲學，兼習算術，二年而畢業，繼攻神學，以備晉升鐸品。

是時亞東教務，自聖方濟各沙勿畧開創後，蒸蒸日上；惟教難時起，捨身致命者踵相繼，而於日本爲尤甚。時有衰罷斯的恩，未哀喇神父者，(Sebastien Vieira) 由日回歐，面晤教宗吳爾葩諾第八，及耶蘇會總會長，報告東洋教務，并欲乘機招集同志，共往遠東，傳揚聖教。(按未哀喇神父回日後，卽得致命榮冠。) 未哀喇於葡京里斯朋上岸，遵陸步行

至羅瑪、經葡班、法意諸國；一路風聲所至，人爭請見，欲一覩東洋宗徒之丰采，而聆其言論。神父即乘機演講東方情形，及教務之發達，教友之熱心，教難之劇烈等情；聞者咸興棄鄉遠征，冀得傳教而爲主致命之恩。一六二六年未哀喇神父至亞味農，時公攻神學已二年，聞神父演講，頓動救靈熱願，切望爲主致命。爰託未哀喇公於羅瑪總會長前，(Mutius Vitelleschi) 代求允准東渡；總會長見其誠懇，允之。

按是時日本傳教士，有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修士，皆班籍，來自瑪尼拉 (Manille) 及墨西哥二地。耶穌會士則皆意葡籍，班籍者惟伯多祿瑪爾該 (Pierre Marquez) 於一六三二年，由瑪尼拉至中國，轉往日本，繼於一六四三年，致命於日本。若法籍會士，派往日本者，初惟公一人，然亦未入日境，至來華傳教之法籍

會士，蓋亦以公爲首云。

渡洋東來

公旣派往遠東傳教，卽於神學第二年之末，晉升鐸品；於是歷年宿願，一旦得償，其神樂爲何如，不言可知。時公年三十，方在青春；其後又傳教三十年，乃周其花甲於中國；此非全能全知之天主，暗中默施其上智，安能巧合如此？未哀喇神父，另自別道回葡，約凡派往遠東傳教者，會集於葡京里斯朋公，乃由亞味農起程赴葡，同行者共十人，內意籍者七，法籍者三。未幾未哀喇神父亦至，待船放洋。時遠東之航行，爲時旣久，而險難亦多，實有不可與今日相提並論者。一六二八年四月，公乃與他會傳教士計共四十八人，登船東渡，葡屬印度總督亦同行焉。惜爲時已晚，風信已過，經四月之靜風逆水，舟不得前。乃於一六二八

年八月中，復折回葡京。而天主之磋磨諸忠僕也，猶未已：歸時熱症忽起，船員多有染而亡者，耶穌會司鐸之染疫去世者，共三位，其餘四十一位傳教士返葡後，暫相分離，各事其事，以待明年，卽一六二九年，再作第二次之航行；公與數人，退往哀華喇（*Alora*）行第三年，卒試神工。翌年二月，始得第二次揚帆出海，四十一位修士，分乘九船，公於船上，仍如向日，步聖方濟各之後塵，一路竭力侍奉患病者，安慰憂患者，故船中諸人，神形均受其惠。自葡京至臥亞，船行八月之久；既至臥亞，公乘便往朝大聖方濟各之墓，瞻仰遺跡，益動救靈神火。一六三十年四月，復由臥亞起程，九月初，抵澳門，時葡人於澳島，已設置總督署，營寨，砲壘，主教署等，而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耶穌會，皆有修院在焉。除耶穌會之外，餘皆班籍。自是以後，澳門遂爲葡籍耶穌會士，往遠

東傳教之中心點；凡在日本、中國、安南、剛包熱、及暹羅等地傳教者，皆於此會集焉。

方公等至澳門時，日本教難正烈，凡傳教士之入境者，錮禁刑戮，可預期也；至於中國則不然，太平無事，教務興盛，歸化者眾，常有稼多人少之嘆。公至此，疑莫能決，不知天主聖意何擇；乃懇切求主後，將心中意願，及靈魂光景，直陳於會長前。長上見其立意高超，愛德宏深，知天主聖意，選公爲中國之宗徒，而非爲日本之致命也。爰改初計，遣往中國傳教，俾愈顯天主聖名之光榮於吾華大地，而玉成其宗徒之志願。

山西傳教

公之往中國也，經會長派定其傳教地點，爲山西、陝西二省，屬高一志 (Alphonse Vagnoni) 神父手下。公乃依當日教士素經之道，自廣東、江西、

南京、安徽，以至北京，同行者共五位，內有司鐸金彌厄格號端表者。其後傳教山西三十五年間，成績卓著；又有葡兵四百名，由司鐸若望勞特利該（Jean Rodriguez）率領，乃徐光啟奏准崇禎帝，雇請北上，以拒滿洲兵之內犯者。（按據聖教史畧，葡兵至江西南昌，有讒於朝廷者，謂將不利於中國，帝乃收回成命，着葡兵折回澳島，惟五位傳教士，得乘機獨自入京云。）方公初至山西，正高一志，神父大行教化，受洗新教友，數達二千餘；公時年三十二，氣壯力強，神火炎炎，遂竭力學習華語；又得高神父指示一切，對於地方風俗人情，及傳教之道，不久即得要領。於是出巡各會口，施行聖事，作實地之練習；惟公時患頭痛病，勢頗劇烈，居公所時爲尤甚；出外巡視教友，則似稍減；於是終日徒步山川間，以覓善心之人，而爲之講解要理。至其克苦之功，實不多覩，公體

力素壯，耐苦任勞，衣服粗陋，冬夏不易，胸懸苦像，徒步往來，寒暑不足以減其救靈之神火，炎日暴雨，皆不能阻其四出宣講也。誠如聖經所稱之善牧，出尋亡羊，有不獲不已之概。

黃河流域諸省，每十五年或二十年，必一饑，已爲常事。一六三四年，山西又大饑，繼以厲疫；盜匪復乘間而起，人民之死於饑疫盜者，不可勝數。公旣無力以拯其身，乃轉而救其靈，同高一志公，及輔理修士厄瑪奴哀而高滿者，(Emmanuel Gomez) 分頭巡行各市巷城濠。見有遺孩，其一息僅存者，付之洗而送之升天；其尚有生存之望者，抱之歸而收養之，特賃寬大房屋數間，撫養遺孩，至數百餘名之多。未幾，經濟竭蹶，無以善後，幸熱心教友，感神父德化，亦共量力輸助，中有段姓聖名伯多祿者，尤爲慷慨，(按據聖教史略，絳州巨紳段姓，有名段衮者，在北

京奉教領洗，歸而勸化同族之人，其弟段襲、段宸，皆沾聖化，而爲當時之熱心教友。教外者，見傳教士慈善博愛，亦皆出而共襄義舉，地方官長，並酌給公費，以維持之，此實可謂中國育嬰堂事業之嚆矢，至今年所救無數嬰孩靈魂，皆公爲之創也。高滿修士，於致罷爾刀利神父（Bartoli）函中，述當時方公傳教救靈之情形，對於育嬰堂事業，更詳陳其發展情形，至今讀其函者，咸覺動心。至於教友之由公倡率，而助理育嬰堂事務者，得天主特別保佑，雖盜匪到處焚劫，而若輩則鮮有遇難者。

凡教友門上，有耶穌二字者，已足爲一家之保障；外教中蒙主聖寵，而於重病時，求領聖洗，因得神形兼愈者，實繁有徒，故教友數，因以大增。公用聖水所行之奇蹟，不可勝數，卽其新教友用之，亦多獲奇效，治病，

驅魔，逐制猛獸，熄滅火災等，時有所聞。蒲州有致仕在家之韓相國，名熿，字象雲者，竭力傳揚主名，即於此時，請方神父赴蒲州開教，賴其力而歸化者甚眾，遂於該處，創成熱心興盛之大會口，至今猶存云。

升任陝西會長 教化廣行

公於山西，賴高公指引，傳教救靈，大著成效；四五年後，長上見公才德，可以大用，遂將陝晉二省教務，劃分爲二，命公任陝西會長職。公奉命，立即首途，直赴西安省城，時約在一六三五年。方公至陝西，全省有聖堂二座；一在西安城南門內，教友十餘名；一在城北七十里之三原縣，已受洗之教友，約有百名。至秦嶺之陽，漢中府，尚有公所一處，爲金尼閣神父所創，繼金公者，卽湯公若望，然未幾，而教士中斷。蓋湯若望奉命，赴北京代鄧玉函 (P. Terrenz) 司鐸，助理欽天監事務後，中間至方

公繼任，已隔八年。公入陝西時，長上又命杜祿茂 (P. Teoleschini) 司鐸，及高滿修士佐之。高修士於陝省，仍如在晉省時，辦理育嬰堂事業，及爲臨終者付洗，大爲公所倚任。二位司鐸至省城，不獨得自由講道於堂內，亦得於熱鬧市場，人眾往來之處，宣講無碍；天主亦優報二人之勞，賜歸化者日眾，未幾卽得外教之受洗者，四百餘名，其中有皇族，官僚，士農，工商，婦女，及頗具勢力之太監等。夫以陝西全省數百萬生靈計，此四百人者，誠如海洋之一滴水耳；然當內亂正熾，飢荒頻仍，盜匪蠶起之時，教務上旣諸多不便，傳教士又稀若晨星，而能於此短時期內，得此效果，亦非易易也。方公於傳教及慈善事業之聲名，時正遠播，適有漢中府屬之洋縣令，速公往洋縣傳教。縣令韓其姓，籍隸山西絳州，昆仲共三人，均已領洗於北京，聖名味帶爾多默斯德望。

Thomas, Erienne. 今爲洋縣令者，其季弟也，履新後，即欲教化屬下子民。乃遣家僕，訪求方神父，請臨洋縣開教。時公所居地點，離漢中洋縣約有五百餘里，須經四大嶺，艱險異常；公聞召，立隨來人首途，祇帶教友一名，徒步而南，除行祭要品外，別無長物，此可見公之恪守神貧，與救靈神火之迫切矣。

秦嶺虎患 洋縣開教

相傳公之應韓令召，而赴洋縣也，路中遇多艱險危難，並行奇異神蹟；其事至今該處教友，猶能言之。謂當起程時，有難之而加以勸阻者，公答之曰：「使此行而爲經商營利者，固當知所戒懼，然我爲全能天主之光榮而去，則虎豹猛獸，皆爲天主所屬者，我何懼焉？」遂不顧而去。鄉人知其路之險，恐遭不測，卽於公入山之翌日，聚眾携兵而往，以爲

如得公遺骸，卽收而瘞之，聊盡敬愛報德之忱。詎知入山後，得公於荒嶺山洞內，正安然行祭，而其二旅伴輔祭焉。洞外羣虎環繞，瞋目而待；及彌撒畢，公出洞，高聲因天主聖名，斥令羣虎離山，不准出害行人。異哉，猛獸聞命，俯首而去，自後該山從未一見虎患。教外人士，覩此奇蹟，異而德之，爰於山中險絕處，造一廟宇，祀之爲神，至今稱方爺廟者是也。其像身穿祭衣，頭戴祭巾，儼然於破壁頽垣中，受愚民之香火云。公跋涉山川，備歷險阻，十二日後，與二伴安抵洋縣，城憑漢水，爲韓令所治，韓令渴待久矣。一見公至，大喜，親爲洗塵，爰將全縣生靈，託其救拔，并誓願竭己綿力，以助福音之廣傳，奈宣講多時，歸化者雖不少，然猶不及方公與賢令之所望，故至今教友間，相傳謂公之離洋縣而他適也，嘗循耶穌所訓於宗徒者，臨行時，拂拭足塵，以示棄絕云。

城固縣開教

當方公猶在洋縣傳教時，韓令他調，作宰於相距六十里之城固縣，亦漢中府所屬也。新令一上任，即寄書方公，促其至該縣傳教，書中有迫切語曰：「請神父速臨敝縣，啟導愚蒙，開發眞光，指示常生正路。蓋縣令之重責，惟在使屬下子民，得真正之實益，即使其最貴之靈魂得救也；至於神父，僕亦久知，舍此無他願也。予將爲神父開其先路，望仁慈耶穌在天大父，降福僕之微忱，俾聖教早得廣傳於此地，毋如洋縣之頑固難化。」據此，可見韓令之信德與熱心矣。傳教士得此，幸何如之。噫！今日烏得有如韓令其人者，出而爲傳教士之嚮導，預爲洞開城門，并用己善言權力，及其熱心恪守教規之善表，以助教士，歸化我中華四萬萬同胞哉？

天主俯允賢令之求，即令公顯一聖蹟，以降福之。蓋當公之至縣門也，適城內大火，雖臨大河，取水甚易，然火勢正旺，人力不濟，有席捲全城之勢。於是眾咸束手，莫知所措；忽聞洋縣天主教士來，乃共詣公前，哀求救免火災。公答曰：「使汝等肯進教，以免惡魔，及地獄永火之害者，我固極願相助也。」眾咸允諾。公即當眾跪地，敬誦聖母禱文後，起身灑聖水於烈火中，并擲其念珠，於是火勢立殺，漸即熄滅。故其後，公於廣場宣講，或於署內辯道，時人皆樂聽，得可奇可慰之效力。其後韓令復敦請城內碩儒宿學，另開談道會，以勸化之，於是城野之紳商士庶，咸得聞福音矣。公之宣講也，先於高處，懸教理圖像，手中執一小苦像，口講指畫，從無倦容，聽者亦樂而忘倦。城鄉之領洗者，日多一日；當時所創立之會口甚多，至今猶有存者，皆以方公爲其創始之人，引爲己

榮云。

救免蝗患

據本地士庶相傳，公嘗救免蝗患數次。當一六三六年，或三十七年之夏，飛蝗爲患，來自外蒙古，秋收幾已絕望，於是教內外人士，羣詣公前求救。公慈心大動，身穿短白衣，隨眾而往，一路念經，巡行被災各處，遍灑聖水於田間，羣蝗立卽上飛，聚於空際，如一片濃雲。然外教中之頑固者，不信其能，且復譏之，孰意言未已而禍卽隨之。蝗復分成數隊，聚於不信者之田間。眾乃大驚，羣來跪伏於公足下，哀求赦免而施救，公卽慨然允之，驅蝗遠飛，遂不復見，於是其鄉乃得免於蝗患。公又求主賜以好雨，使該處秋成，不特無損，且更加豐。當時有小寨子村者，四週圍以厚牆，中以衛王李張四姓爲最多，今亦如之。寨子築於漢水右岸，

正處沙河漢水之衝，去漢中府七十里，依地方之形勢，當久爲急流所衝去，而不留餘蹟矣。乃至今如故，寨上居民，咸深信寨子之所以能保存，以至今日者，乃方公在天之靈，庇護之也。當蝗蟲爲患時，寨民聞城固縣，有異人傳新教，行靈奇，會除秦嶺虎患，熄滅城內火災，驅除數鄉蝗害，於是眾口一辭，決往城固請至寨上，救其患難。公允其求而往，固能救其神形之患，勸化合村進教，至今小寨子爲陝南大會口，作傳教士之總匯，凡附近十二會口，由小寨子分出者，皆以小寨子爲中心點云。

一六八九年，始有李明 *Le Comte* 神父前往，繼方公之任。據其信云，該處教友，雖久無神父訓導，歷受許多艱難，然仍信德堅固，熱心不減，常爲他處教友之模範。按公墓即在小寨子附近一尼庵內，蓋當時眾尼，

受公勸化，進教回俗者也。

甘肅開教

明季陝甘二省未分治，總督駐節蘭州。時該處亦患蝗，兼之久旱不雨，勢將釀成絕大饑荒。總督某聞公名，及其所行之事於漢中諸屬縣者，致書韓令，囑請方聖人西上，救一方生靈。方公聞信，明知仁慈天主，將用己以作廣揚聖教之利器，遂欣然就道。深望福音，得乘機廣傳於蘭州。乃徒步而往，經秦州而至蘭州。總督優禮相加，親爲接風，並許其自由行道。公乃設一祭台於廣場上，懸聖像，退而端跪誦經，降福田野民房。於是羣蝗上飛，如濃雲一片，漸漸遠去，卽不復見。公仍不已，徹夜祈求，而大雨傾盆。於是總督會同屬員，及合城紳商士庶，羣詣公前謝恩。又同跪聖像前，敬獻多種貴重禮物，公一一辭卻。惟乘機宣講教理，聽

者興味漸濃，公亦久而不倦。於士林中人，公尤另施教誨，使其通達諸教理，得轉而授諸平民。故蘭州及秦州諸熱心會口，歷經教難而不變者，皆公赴蘭時所垂之事業也。

羣僧辨道

公既到處顯行奇蹟，宣講教理，故歸化者日衆，致各廟香火漸減，信者日少。僧衆見之，懼生計將絕，乃惱羞成怒，決計整復舊日勢力。於是約公當衆辨道，以決勝負，意公必不敢去，乃可乘機詆誣其教理矣。不意公一心恃主，誦經後，卽應約前去。時聚而聽者，廣場爲滿。僧徒先登場宣演佛理，畢，公乃起立，將其所講者，一一辭而闢之，言語簡明，理由充足，使之自認己謬，諱無可辯。講畢，復和顏朗語，將聖教要理，一一闡明；聞者稱善，僧衆羞退，無從洩恨。公又乘機講明聖教諸秘蹟，所言清切

動人，多有以之歸化，而領洗入教者。斯時也，公之喜樂可知矣。

渭水與黃河兩岸之開教

未幾韓斯德望升任山西北境，長城附近，某要塞總兵；其廣救人靈之神火，仍不稍減，邀公同赴任所開教，公允之。乃帶同僕婢隨員衛兵等，分乘數十民船，順渭而下；過西安後，改入黃河，逆流而北。韓令每於宿處，集屬下與沿岸鄉民，畧爲講解要理，方公繼之，將聖教道理，擇要闡發，所過皆如此。黃河兩岸之多數熱心新教友會口，於以創立。至於沿渭一帶，所有諸熱心大會口，亦概溯源於斯時，公傳教之奇效有若斯。蓋仁慈天主，爲開福音之路，於己宗徒，一若携其手，與之同行也者，并賜以神權，多行奇蹟，而助其成功也。公之得如許衆多之歸化者，蓋以此爲宗徒者，亦捨此天主聖助外，無他希望與安慰也。

奉命赴京助理欽天監事務

一六四〇年三月二九日，公於絳州發終身顯願；主祭者，大約卽高公一志。惟高公於六月十九卽去世升天；翌年，陝省教務，惟公與郭公納爵（P. Da Costa）任之。然正當成效卓著，教化大行之時，忽奉長命，離陝入京。助湯公若望襄理欽天監事。公本精算術，三年之中，果大有助於監事。然傳揚福音，辦理育嬰堂，付洗臨死者，創立熱心善會等，仍爲公之首務。京城內各級社會，皆有善會，以鼓勵教友之熱心，實自公始之也。惟陝省教友，於此三年內，多方運動，迭次請願於長上，遣還其素所親愛之慈父。及一六四三年，副省會長傅公汎濟（P. Furtado）他調，魯公德照（P. de Seneo）新由羅瑪會議回華，奉命繼爲中國副省會長。魯公乃方公故友，昔於陝省，曾目睹公之傳教事業，及其聖德與神火，

茲得教友請願，因知天主聖旨之所在，乃俯允所求，放還其所切盼之宗徒於陝甘。

回歸陝省教化復行

公既回省，與郭公納爵，分任全省教務；蓋直至公去世之日，陝省教士，惟公與郭二人而已。公管理西安漢中二府所屬諸大會口，并任甘省之蘭州秦州等教務；郭公則任全省北境上游諸地教務。時西安城內，有聖堂二，在南門者較古，乃金尼閣及湯若望所創，該堂常爲耶穌會士之座堂。八十年後，別會會士來陝，助理教務，另創基業，則以北城之堂爲座堂云。

自公回陝之年，至其次年，卽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五年，西安爲李自成所據。初李自成率叛軍十餘萬，入北京稱帝後，敗於吳三桂，退至西

安復稱帝；旋又大敗，全軍潰散，自成死於亂兵。時明亡清興，順治帝七歲卽位，多爾袞攝政，其後二十餘年中，各省不忘故主，忠義之士，羣起勤王；於是此仆彼起，內亂頻仍，兼之連年饑荒，盜匪充斥，生靈遂不堪塗炭矣。當此兩朝代遞，四方雲擾之時，大小官員，幾不復以教士及聖教爲念；惟北京教士，仍能從容從事於天文科學等著作，一如平日；而於施行聖事，安慰被難之人，堅固教友信德等類，更得自由；故他日教難之來，（康熙初年之教難）教士雖出境，而新教友，因已得完滿之教育，能當大難而不稍屈也。至教難之興，陝西尤甚；然凡方公所創立之教會，其人雖經流徙，致命籍役等，皆能挺立不撓。蓋方公早當艱難前，用其自由，致力於教務；自西安至漢中，以及甘肅之秦州蘭州，時往巡視，風餐露宿，跋涉山川，整理教務，創設善會，以振教友之熱心；所過

必召教友中領袖如會長等，加意諄囑，勸其助已勸化教外之人，而勉勵教友以盡己職云。

罪犯領洗

一日，公於洋縣境內，偶沿山澗而行，忽見水中一人危坐石上，惟首與二肩露出水面。公詢諸旁人，卽知係本地著名凶犯，邑宰刑之以非法；二足夾斷，置諸流水，任其凍饑，困疲而死。公聞言，大憫，憐其人之靈魂將永死，卽和衣縱身入急流中，近其身，而與之言天主教仁慈，及三位一體，聖子降生，救贖人罪等語。凶犯聞其道，且感公仁愛，心中大動，遂一答言我信。及知領洗爲救靈惟一之道，卽求付洗。公復將聖教要理，從頭畧講一遍，勸其悔罪；其人一一如命，痛悔已罪；公乃掬流水，付之洗。及公離水上岸，該犯已失知覺，不久氣絕，倒身水中，順流而下。然其

靈魂，已潔白如鴿，直上天庭矣。

內訌騷擾

滿人雖入關稱帝，定鼎燕京，而西南諸省，猶未俯首稱臣也。先是陝西延安人張獻忠，與李自成共爲流寇；及一六四四年九月五日，據四川稱王，以成都爲京師，設官授職，儼然與北京抗。時成都有司鐸二位，一名利類思，*Ludovic Buglio* 一名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二人者於一六四〇年，以劉相國之力，入四川，傳教於保寧、重慶、成都等處，實爲四川傳教士之先聲。時劉之家中，除相國一人外，餘俱受洗入教。吳建成者，利安二公之保護人也，時爲僞朝禮部尙書，進二公於獻忠，獻忠擢二公爲星象台副長，辦理曆書等事。其後又奉命製一天地像，刻於銅珠球，並命造日晷，繙譯天文等書。二公受命不敢不從，惟頗多

掣肘，時受虐待，思不告而去，事爲獻忠所覺，逮而禁之。在獄期年，已死有日矣；天主憐之，不忍使二公無辜而死，致中華羊棧，失此善牧；乃暗中措施，使救之者忽至。時獻忠正意氣揚揚，而不知禍在眉睫也。蓋清廷遣皇弟，率師來攻四川，獻忠不敵，遂爲所擒，慘死成都城下，事在一六四七年正月初八日。獻忠爲人殘暴，爲眾所棄；故死之日，人皆欣然相慶，如解倒懸，無有惜之者。滿兵旣勝，乃以新廷名義，出示安撫，恢復秩序。於是百姓樂業，而教友亦得自由敬主。惟大半已避離陝西，所居者不多矣。利安二公，隨滿親王至北京，外若甚榮，實則如俘，行經西安府宿南門方郭二公處，四司鐸相見，樂也融融。計利安二公居西安凡二閱月，朝夕過從，甚相得。當時司鐸甚少，以四人而同居，實不可多得之事。四司鐸者：計法籍一，葡籍二，意籍一云。

滿兵所至，輒據廟宇，及富室，見天主堂亦入據之。幸司鐸稟知親王，旋即撤退。然軍中胥役甚多，時來騷擾，利司鐸上前拒不使入。胥役怒，乃長書誣司鐸與信友種種不善，榜於軍門，以圖誣陷，而洩其忿。司鐸爰詣親王處陳訴，親王頗禮焉，且時亦設筵餉之。於是向日欲與司鐸爲仇者，見上司厚之也，亦即一變而爲司鐸之侍僕矣。

是時方郭二公，將利瑪竇司鐸所繪之世界地圖一幅，進呈於親王。圖上註有華文，並附地理地質諸說帖。親王一見大悅，即請放大描繪，而註以滿文。方公前在北京，畧識滿文，遂承親王意，製圖獻之。親王親至堂中致謝，以表感激之情。至堂見有聖像，則跪而叩拜，旁觀者莫不動容。至是向日仇教諸徒，皆來司鐸前，服禮求恕，司鐸一一遜謝之。司鐸見親王以禮相加，乃乘機請給護照，俾得宣教講道，無人阻撓。親

王欣然諾之。然謂此等護照，恐無大效；蓋彼之來也，責在安撫四川，而無掌理地方之權；且不久將回京，不若請諸陝西總督爲愈，乃親致書總督，托代保護。總督得書，出示佈告，禁止官民人等阻擾天主教。自是而後，聖教遂安堵無事云。

利安二鐸，旅西安。已二月，乃與方公別，隨營起程赴京。其後方安二公遂成莫逆。自一六四八年，至一六五八年，一年中，函件往來者，必三四次，直至方公死，無稍間也。有安公日記爲憑。方公之信，滿具信德與神火，所談者不過勸化外教人之方法。觀其一六五三年去信，神火炎炎，非同凡比。今惟舉其末數語，以爲証。其言曰：「勗哉吾儕，其前往枝葉茂盛之傳教葡萄園，爲之翦伐培植，作吾儕之惟一消遣也。我可愛神父乎，凡工作於主園者，何其福哉！凡導引多靈以獻於耶穌基利斯督

者，其樂無涯，吾主亦必悅之，而降以神慰，賜以榮冠也。吾神父在北京所作事業，必大悅主心，固無可疑，惟祈益加奮勉，與日俱進。亦望爲僕求主，賜以聖寵，俾克隨吾主淨配之蹤，亦有微勞於至尊大主前也云云。

利安二公在西安府，見新教友之信德善行及熱心勤領聖事等事頗爲感慰。上主亦顯然降福其忠僕，賜以熱烈神火，用是教友之數日增，教友之德日進，而已之神修，亦於以日前臻於聖域云。

遭逢逆境

凡天主寵僕，必受艱難之磋磨，方公等亦屢遇橫逆之事。然知凡事皆由上主安排，故皆方寸泰然，履險如夷，處若無事，觀其於下一事可以知矣。聖教之善會，使信友勤於德業，互相規勉，互相救助，誠屬美舉也。

乃嫉恨聖教者，誣以爲黨派，不亦謬乎？吾國每逢朝代之改革，因乏秩序與有力之治理機關，亂民遂乘機蜂起，其魁首每聚眾與國家爲難；爲官守者，雖有治安之責，苦於無力彈壓，視官守如傳舍。知不能久於其位也，於是惟求飽其私囊，而不顧生民塗炭矣。朝廷於此時，亦必多出禁令，嚴禁私行聚會結黨等情，並派大員監視彈壓，授以全權，辦理各案，明末清初亦然。是時邪魔乘機，慫恿忌嫉方公者，出而誣陷之，以冀推翻，或阻止其傳教救靈之事業。其中狡猾者，則親至公前，假意勸其減少救靈神火，取消諸善會；謂際此驚擾之時，恐官長誤會，認爲黨派，而爲究辦云云。公慨然應之曰：「善會以禁奸忮者耳，何恐之有？」仇人旣不得志，又無計以誣於官，蓋本地官紳，概皆知公所立之善會，與民間亂黨不同，故亦難以朦朧。惟城中有一小吏貪墨，而不識事務，

仇人啗之以金，請爲查辦。吏得賂，准其所請。假託職在止亂萌而保秩序，嚴辭峻語，出示禁止。方公所立善會，惟示中不署官職，及己姓名，以免上司責問。以爲西人不嫻公事，其門人亦皆胆怯，如此已足以威之。示旣繕成，乃命貼於天主堂門上；而事之虛實，效之有無，皆未計也。方公讀之，知其僞，視爲匿名揭貼，泰然不爲動，命人扯去，代以前總督所出保護教民之告示。教友見之，方始安心。方郭二公，欲教友更得安心，而勿虛驚，乃至城謁見各大員，各大員禮遇之，翌日且帶同屬員，至天主堂答拜，並與司鐸聚談，甚顯親密，謂司鐸能使良民，（卽教友）安分守己，甚爲可感云云。事之至足奇者，卽大員之入聖堂者，亦當眾顯然敬拜救世主，與其貞母瑪利亞像云。

城中官僚，聞知此事，盡效長官所爲，與司鐸交接相友。於是司鐸之門

庭，車馬絡繹，有應接不暇之勢。曩日無知少官，亦深以自愧，悔其出示嚴禁教民開善會之非，爰來拜見司鐸，謙求寬恕；由是風波頓息，善會愈形鞏固，而方公之名，亦愈顯矣。當方公或居北京，或奔走於山西陝西甘肅等省時，上主賜以奇恩殊寵，不可勝計。其事或爲當代人所述，或爲後人所記錄，雖其時地，或無從詳考，然皆經公所栽培之信友，世世傳之，而迄於今日，未嘗或忘也。至於今日繼公在陝西任傳教事業者，爲方濟、各會司鐸，及比國瑪利亞，無玷聖心會傳教士云。

才德並著

公到處講道勸人，幾無一日間；而其登山涉水，又皆徒步行，並無車馬。外教人慕其德，奇其行，亦多有邀至其家食宿者。公初敬謝不敢；繼思上主願救眾靈，此或由其聖意，遂欣然諾其請，蓋以此乃救教外人靈。

之大好機會，可爲之講解要理，開發其信光，而上主亦每於尋常人事間，暗中默導，以救人靈也。公自在甘肅驅蝗降雨，折服僧徒之後，人民咸樂就之；官紳學界，多有贈以金銀寶物，以伸謝意者。公一一却之，惟求許其自由講道，用救該地人民於謬妄黑暗之歧途中耳。眾見公廉正，大爲感動，凡公所講所訓，遂更樂聽而樂從，不久，竟能以公之所教者，轉以教人云。

論公之爲人，亦具有本性之特長，易能吸引旁人，以歸正教。蓋公稟性甚善，感情富厚，聰慧絕倫，與人交接和易，而有可親可悅之象，故凡與往來者，莫不心悅誠服，樂聽其言。當公幼年時，在家庭，在學校，已可見其心志之高尙矣。其後在修會中，及後來華傳教時，更謙恭寅畏，樂易可風，因此深爲眾人器重，致其同寅，有依依不忍與之相離者。如湯公

若望於公之去京回陝也，竟視爲己之不幸，不禁黯然神傷者久之。公於學問一道，雖不甚著名，然於詩文、算術、哲學、神學，咸有心得，靡不貫通，從未顯其愁悶，從未見其怨忿，心量寬宏，精神勇壯，無論何種患難境遇，不能亂其心。此公之本性優長，或生而得之，或學而能之者，皆足以作超性諸恩寵之預備，與基礎者也。至公之聖德，如信、望、愛、三超德，義、智、節、勇、四樞德，莫不造深入奧；書其傳者，難一一爲之表彰也。茲惟關於傳教救靈之事，節錄一二，以供我人之一覽。

公傳教中華，共二十九載，其間往來南北，跋涉奔波，或乘舟，或步行，似甚煩擾，然未嘗一時刻忘離天主。無論作何事，必以主鑒在茲爲懷。除榮主教靈外，無他念，無他言，亦無他書。或居陸，或居水，無一日畧缺神工；彌撒大祭，必斂束心神，以舉行之。至其愛德，尤昭然出於諸德之

上上愛天主，下愛眾人，爲其一生傳教時之生活，故能臨患難而不屈，遇逆境而泰然也。一日，有嘗召公傳教之顯官謂公曰：「公之德品，誠屬可奇；然公旅華久矣，抑不知華亦有奸惡無良之徒，愈加之恩，而愈思覓機以侮公者乎？抑不知有乘夜移屍於其恩人之戶外，而冀翌日誣以殺人之罪，而訟於官者乎？」公雖感其意，而領其教，然施恩加惠，仍不輟，未嘗以之有怠意也。

一日，公於途中，遇一少年，患病沉重，臥於道旁，無人憐恤。公遣人舁至堂中，千方醫治，然卒無效；乃教以要理，付之洗，而導之以入天庭。一六三三及三四年間，有一信友，貧迫潛入聖堂，竊祭台上台布，正擬席捲而去，適爲司鐸傭人所見，大呼捉賊，執而恣意撻之，並將扭送於官。公聞喧嘩聲，趨至，及知其事，並詢悉竊賊困境，乃大發慈心，命釋之回家。

傭人怏怏不悅，但不得已，釋之去。閱數日，傭人至公前，請告解，公謂之曰：「明日汝願施一哀矜於汝前所虐待之信友乎？如其然者，余卽赦汝罪，否則請去，余不願聽汝神工也。」傭人乃求寬恕，並曰：「惟公所命。」又是年適逢饑饉，公嘗以銀洋託某信友購辦糧食，以供堂內諸人之需。該信友頓起不良，以銀置親友處，越日，見司鐸曰：「銀爲盜所劫矣。」公初不之疑，不數日後，事始覺，遂逐騙銀者，以警他人。其人遂度生遠方，賴有所竊之銀，以度饑歲。後復回堂中，求爲役，公仍納之，食之如初，一若不記其曾竊銀者。此人飽食後，出外謂人曰：「司鐸如是納我，而優待我，豈真心哉？不過假面耳。」噫，人心之惡，一至於此！人方以食食之，而彼且謂將鳩之也。惟好教友，則以德報怨，正如惡人之以怨報德也。

一日，公出外傳教，途中遇一粗暴之外教人，肆口謾罵天主，及其聖誠。公見主榮被辱，心中不勝傷痛，遂命隨從之教友，趨而捕之，縛其手足，將送於官，請嚴行懲罰，以稍補上主所受之奇辱，而使知聖教之規誡，是否真正。時四方外教人，集而觀者甚眾，見公大發義怒，不勝驚訝，懼其人受禍，乃於司鐸前緩頰，共求寬宥。公本惟欲罪人知過，去其所遺惡表耳；及見眾人代求，卽心爲之動，遂納其人表面之悔改，縱之去，而已則復前程，不復顧矣。

公傳教多年，與各色人往來交接，其聖德之光輝，著於外者，非筆舌所能盡述。蓋當時無論大小官員，搢紳學士，男女老幼，教內教外，莫不沾其化，而感其德云。惜公著作不多，除其所書之熱心信札，及歐華遊歷困難記狀一書外，未有隻字流傳；故欲求公之生平德行，與事業，於其

筆著中，實不可多得。今吾人能知其爲一出等之傳教士者，實其所垂遺表，及地方人士之口碑，有以使之然也。

病危善終

一六五八年，乃方公傳教中華之第二十九年也。計其傳教之久，約三倍於其同時同鄉之大聖方濟各類日斯。聖方濟各類日斯在 *Vivarais* 未伐來傳教，公則在中華傳教。二人東西遠隔數萬里，而傳教之事業，救靈之神火，克己之功德，則相同焉。是時方濟各聖人，升天受賞，已有九年矣。公亦以克苦過深，勤勞過度，加以腸胃之痛，精力逐漸衰微，早呈在世不久，欲與聖人同享天福之象。果也。公於是年，病於其所最親愛之小寨子，公所數月，坐於小櫬，不倚不靠，亦不願脫去衣服，其克己之功有如此。卒爲他人所迫，去其履，然不能去其襪，蓋久困於奔走，

雙足腫爛，與襪凝結，不能分離。該處地方人士，不忍公之遽棄世也，多方爲之醫治，然終無效，相偕悽然流淚惜之。時郭神父居西安，離小寨子有十日路程，聞公病，遣人告公曰：「若病加劇，請爲告知，余願離棄一切，奔投前來。」公堅不允，嘗語教友曰：「我不願郭司鐸捨其救靈大事，而遠來顧我一無用之人，倘有一靈，因我故而受損失，則我之愛感，不可思擬也。」郭公明悉公之謙讓，爰使一熱心教友，請公至省城，以便爲之診治。其人既至，與小寨子信友相商，得其同意，乃備一轎，請公坐其中，期以十日可抵省城；公深感眾人美意，然以體力衰弱辭之，謂祇能殭臥木榻，不能坐轎也。時上主亦默示其去世升天之期不遠，故不欲遠行。卽於耶穌升天瞻禮之晨，遣來人回報郭公，力疾作書，與之別曰：「毋勞公矣，」惟不言其死期。郭公所遣之人去後，公復書一

函命人於已死後，寄呈郭鐸。信中謙求郭鐸，宥其過缺，并請郭公代理其所屬所愛之教友。終乃爲末次之教訓，囑教友互相親睦，互相友愛，蓋此爲保存信德，增長信德，所必要者也。耶穌升天瞻禮日，教友來堂與禮者甚眾，公猶登台行祭，恭領臨終聖體聖血。彌撒畢，脫去祭衣，伏於祭台前，恭謝聖體；又命人折一青樹之枝，執於左手。於是致遺囑於諸信友，若慈父之於赤子然，曰：「我子，汝曹當恆守信德，保存領洗時所得之新性命，此乃預備善終莫善之法，至死，乃吾人不能逃者也。今日汝曹見我之死，不久汝曹亦將有此日，世上諸物，無論患難困苦，皆一去而不來，惟以信望愛三德所積之功勳，則永存不朽。」時值向午，滿堂信友聞之，無不動心。時公手中常執青枝，表其切望升天之願，卒乃舉目向天，作十字聖號於信友而降福之，乃口誦耶穌瑪利亞聖

名而安逝。時天主降生後一六五九年，陽曆五月二十二日。

殯葬

方公德望壽六十，在會四十一年，發顯願後十九年，終時無一司鐸在側。初郭公所遣之人，未回西安前，郭公因久無音信，未知公疾如何，心不自安，故先起程赴漢中，越七八天而至；及至小寨子，則方公已故世二三日矣。郭公目睹諸信友，紛紛備辦葬事，如喪考妣。惟因方公爲第一死於陝西之傳教士，故皆不知殯葬之禮。方公死前，曾囑信友薄葬，一切擲節，毋多耗費，但將死時所穿衣履，納於棺中足矣，云云。惟教友中，無論本地，或來自漢中者，咸議稍事厚葬，而仍不反其謙遜神貧之素願。於是眾議僉同，各獻銀購一楠木棺，以保遺骸之久存不朽。其後一九〇三年五月六號，按聖教律，開棺驗屍，見公之遺骨，尙完善保存。

蓋此棺之力也。時眾信友於憂傷悲哀中，忽見郭公來，頓覺稍慰，郭公乃爲主葬，按聖教禮規，行彌撒大祭，與追思禮儀。是日教友大抵爲方司鐸領聖體，及他神功。郭公見眾信友信望愛三德之活潑，及其靈魂之清潔與熱心，大爲歡樂，頌方公之有良子女也。郭公居小寨子祇十日，日往近處巡視教友，創立新會，以聯絡教友，保存其信德，且付成人洗凡二百，此皆方公汗血所結之美菓也。且按安司鐸之言，方公實造成此天堂之一小部分者也。

後郭司鐸至北京，當副省長之職，於是陝西無傳教士。郭公至北京，立派穆司鐸，*P. Claude Motel* 補其缺，代己治理陝省教務。穆公至後不久，李方西司鐸，*P. de Ferraris* 亦接踵而來。當郭公在小寨子統理教務，安慰新教友，而爲之施行聖事也，常關心爲方公覓一葬地。夫葬事，依

我國習尚，素視爲重大問題，故教友亦甚以方公未入土爲不安。時陝西省從未死過傳教士，故無舊墳可附；隣省山西，雖有高一志司鐸之墓，然相隔遙遠，不便移往就葬。郭公無奈，乃指定一地，另爲方公立墓焉。按當方公未至小寨子傳教時，距現今聖堂所在，約二里許，有一尼姑庵，建於沙河之上；其後尼姑爲方公勸化，相率離庵還家，而庵與隣近之地，入爲小寨子堂公產。方公既死，卽葬於此；其後土人稱此尼姑庵爲方老爺祠堂，蓋卽方公之墓也。後於一六七一年，繼方公傳教斯土之穆李二公，亦葬於此。三墓皆南向，方公之墓居其中，墓前建立青石之碑，大小字跡分明，讀之了然，碑高約七尺，闊二尺許，厚六寸許。

列品備案

十九世紀末，陝省主教，用公書，以證明方公之墓，自其死後至今常受

相當之尊敬未嘗間斷云。地方人士，以公之轉禱，而得奇恩者不知凡幾，尤以無子而得子者爲眾，故父母多有以方娃呼其子者。

公墓臨黃河，黃河水急時，有洗刷淹沒之虞，然而未遷者，蓋土人阻之也。土人無論教內教外，皆謂公之墓，能阻河水之患，故不許他遷云。

一九〇〇年，卽拳匪之時，耶穌會總長 Louis Martin 特委上海耶穌會

士羅以禮司鐸爲方公籌備列品案之調查副員。時羅公在安南東京

澳門等處調查他案，卽於一九〇二年，回上海。一九〇三年，行抵陝西

南境，寓主教公署。主教以調查此案，須先調查方公遺骸爲入手辦法，

遂於是年五月六日，在離公墓最近之聖堂，名馮家營者，舉行彌撒後，

於中西司鐸及滿堂教友前，置右手於己胸前，所懸苦像上，按禮誦宣

誓文，凡欲參預方公列品案者，亦皆置手聖經，跪誦誓文，繼有老辦事

者二人，及將開拆與重築坟墓之工匠亦二人，以方言宣誓，指證歷來相傳方公坟墓所在之處。禮畢，眾皆魚貫至方公之墓。及開棺，四位司鐸先去石灰沙土後，取遺骨藏於櫃中，至於棺木則取而載至堂內；其後六日中，信友從事洗淨遺骨，而置於新棺內，又有修女繡一絲褥，以置遺骨於其上，而後瘞於原處。

一九〇五年，六月十日，羅司鐸回滬。時浙江趙主教適有羅馬之行，羅司鐸請將飭查案卷攜送羅馬，由傳信部轉呈聖禮部，至今仍在進行中，務望全中國主教聯名請求，則案不難成立也。

附錄

錄一九三四年聖心報一〇三頁

漢中巴主教 R.R. D.D. Balconi 去年八月廿七日來函，盛稱耶穌會士

陝西宗徒方德望司鐸 R. P. Etienne Le Fèvre S. J. 生前之聖德，並簽證近今所顯奇蹟，茲錄一二如下。

據毛司鐸 R. P. Mazzoleni 述云：數年前，有劉家營（譯音）教友劉仁華者，染疫症，勢甚危殆，已備後事，家人等環誦臨終經時，其妻忽許願方司鐸求愈夫病。奇哉，垂死之人，頃刻起身告人曰：適夢見方司鐸，令余許願，余病必愈。翌日，醫者遇之，稱奇不止。數日後，仁華乃乘騎至方爺墓還願，至今猶健在云。

一九二四年，有王保祿者，七里塢人，年三十，折左脛骨，臥床三月，痛楚萬狀，兼之膿血潰流，污臭不堪，醫藥罔效，病勢日殆。華籍梁若望司鐸，勸家人送漢中醫院。時有母族老婦葉氏者，勸依賴方司鐸，許一願，以冀病愈。母從之，至方爺墓，取泥與草，搗爛搽子之患處。霎時，病者起立。

行走，而爛處亦生新肉矣。約十日後，強健如恆，一若未病者然。保祿後又自述云：於母還願後，忽夢見方司鐸，余求其降福病足；方司鐸謂病已愈，無庸降福；堅請一撫余足，果蒙允焉；即不見云云。

年來各處，屢有水災，獨此處漢水，未嘗決口爲患，每流至墓脚，即折而他往，非奇蹟而何？

據袁司鐸瑪弟亞述曰：一九一六年，疫癘盛行，死亡枕籍，居民紛至方爺墓，盡剝附近扁柏之皮，致樹多枯死；樹皮既盡，復去掘取墓泥，刮削墓磚，高高之坎，幾成平地，墓石亦幾被毀。爰於一九二六年，集資築牆圍之，墓碑及坎上，蓋小屋蔽之。是年十二月工竣，即定廿八、廿九、卅日開幕。是日人山人海，極形擁擠，與宴者都一千六百人。先是陰雨連綿，至期，天忽開霽，期後則雲霧復合云。

袁司鐸又述曰：予受委督理工程，無奈病已匝月，而禮期已定，不能緩延，心甚焦灼，乃許願方司鐸，若病得愈，則獻祭三台以求列品，果於當日舉行聖祭後，頓覺精力復振。醫生聞之不信，來堂診察，復開一方，予從命服之，然病已脫體，得佈置一切大慶事。小寨與馮家營兩會口間，有沙河，向日河深水大，祇一狹板橋，通兩岸，當此大會日，來往過橋之人甚眾，深憂薄板不支，不幸崩折，生命堪虞。詎知禮日，橋下河水忽然乾涸，而上游之水，仍流行自若，更奇者，慶禮末日，舉行迎聖體大禮，自小寨經馮家營而回。教內教外參加游行或聚觀者，不勝其眾，竟有徒步河底，而足不濕。期後，上下水流復合，河身復告水滿云。

年來地方騷擾，禍亂頻作，匪盜蜂起，沿漢水一帶教友村舍，及附近山中居民，屢遭其害，大受損失，日夜恐懼，不能安生，於是大都許願，乞方

爺救|援。據魯司鐸 P. Royati 云：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小寨居民，教內教外，獻匾額一方，墓上禱告三日，盜匪果未入村，被擄十人，亦未費一文而還。草坭里毛司鐸云：本村人民多有獻儀，或請作祭，以謝方公保護之恩，或還願以資修墓云。

方德望神父小傳終

COMPENDIUM VITÆ
P. STEPH. LE FÈVRE, S.J.

1598—1659

auctore
LEOP. GAIN, S. J.



2^a editio



天主降生一九三五年 再版

譯者 上海

袁承斌
丁汝成

出版者 徐滙聖教雜誌社

印刷者 土山灣印書館

發行者 土山灣印書館

上海主教惠

重准

24
002220
2)